
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漢文部主任 尾崎秀真

文·圖片提供／鍾淑敏（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）



▲尾崎秀真。

尾崎秀真（1874-1952），原名秀太郎，字白水、號古邨，日本岐阜縣人。出身於平田派國學者的家系，秀真之名據說便是源於《日本書紀》中對於「大和」國的美稱「秀真國」。

尾崎秀真早期經歷不明，僅知其1893年任雜誌《醫海時報》編輯，1896年轉為雜誌《新少年》主幹，1898年為雜誌《少國民》主筆，1899年轉任《報知新聞》編輯，1901年受聘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記者來臺，並在1903年初山逸也（衣洲）離臺後繼其後兼漢文版主筆，直到1922年4月自臺灣日日新報社退職。尾崎秀真之來臺，據說是因其編輯《醫海時報》時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相識，在後藤新平授意合併原本敵對的《臺灣新報》與《臺灣日報》成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後，尾崎秉其擅長的漢詩漢文前來殖民地，協助當局之殖民統治。
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創刊以來一直維持2個版面的漢文報導，1905年7月1日以後，漢文版擴大成獨立發行的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至1911年11月30日因財務困難停刊，恢復以往於日文版中添加漢文版面的作法，1937年4月1日，因應時局漢文版全面廢除。

漢文版除了作為政令宣導與新聞報導

外，「藝文」版面也有重大影響力，著名文人初山衣洲、尾崎秀真、大橋豹軒、鈴木虎雄，臺灣人謝汝銓、魏清德，從中國亡命海外的章炳麟，都曾任職於漢文版，一時漢文人才濟濟。兒玉源太郎總督在任中，曾於別莊「南菜園」招待全島漢詩人，而當時在「南菜園」與後藤新平書齋「鳥松閣」，也經常有漢詩人出入。尾崎古邨除了與眾人同樣應景唱和外，由於奉命管理總督的「南菜園」，而後藤新平因練習腳踏車也經常造訪該處，因此，尾崎與當局之關係遠非一般文人所能及。

1922年4月，尾崎受聘「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」之編纂工作。1924年底，編纂事業雖尚未完成，仍然依照最初規劃的3年期滿而解散。1929年，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再起，尾崎秀真再次被命為編纂員，與豬口安喜、鹽見平之助等，依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、陸軍幕僚歷史草案、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等資料，編纂了1895年至1919年之日誌長編，是



▲南菜園的入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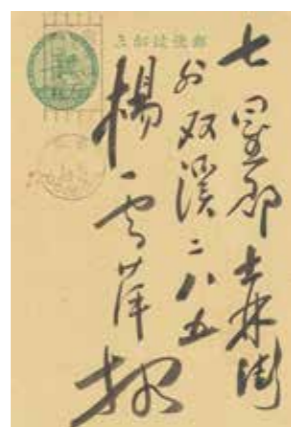
為《臺灣史料稿本》。在史學方面，尾崎還編著有《義人吳鳳》、《鄭成功一閩海の王者》、《臺灣史料集成》等著作。

任職報社期間，1911年起尾崎秀真於總督官房文書課兼任臺灣總督府通信事務囑；1925年改任內務局囑託，被委以調查「將來仍須要設施或者有改善必要」之社會事業。1932年被命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，實地調查全臺史蹟，1935年出版《臺灣文化史說》。此外，1935年被委編纂酒專賣史，年津貼600圓。

1930年為紀念荷蘭建城以來300年而舉辦的「臺灣文化三百年」大展，已經成為臺灣史專家的尾崎秀真當然也是籌辦人之一。此展示觀賞者近萬人，影響頗深。尾崎也曾任私立臺北中學校長，該校前身是1916年佛教曹洞宗所設立的「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」，幾度更名後，1935年從佛教學林轉為普通中學，即今臺北泰北中學之前身。

除了擅長漢詩漢文、書畫金石等傳統文人藝能外，尾崎秀真在運動休閒方面也展現出興趣，曾與臺灣總督府官員大津麟平、藤井乾助組成登山隊，於1905年成功的登上玉山（新高山）。之後，尾崎在報上連載66期的「新高山紀行」，文中除了風景描述外，也提供了行李裝備、食宿費用等相關訊息，對於登山健行運動之鼓吹，具有宣傳與示範作用。

儘管尾崎對於臺灣歷史文化涉獵極深，長年活躍於文人書畫界，對臺灣的傳統書畫、東洋畫創作推廣都極為盡力，然而，這並不影響其同時具有身為殖民



▲尾崎秀真所寄之明信片（1936-1937）。

者的優越感。尾崎秀真之子中，秀實（1901-1944）與秀樹（1928-1999）都是著名的文字工作者。秀實至1919年進入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止，生活於臺灣，東京帝大法科畢業後，進入朝日新聞社，1928年被派往上海，與各國文人記者等廣泛接觸，也在上海認識了共產國際的德國人佐爾格（Richard Sorge）。1932年秀實返日，一連串精闢的報導使他成為中

國通，特別是1936年分析西安事變、登載於《中央公論》上的〈張學良政變之意義〉一文，更受到當局注目，1938年成為近衛文磨內閣的智囊，聲望隆極一時。

然而，1941年因德國人記者佐爾格所牽涉的國際間諜事件被檢舉，1944年秀實被處以絞首刑。在獄中書信中，秀實回憶其在南國臺灣生活的種種，也回想到父親秀真對於臺灣人車伕凶暴的模樣，在臺灣經歷差別待遇之殖民體驗，成為其日後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因。弟弟尾崎秀樹中學時代，卻因受到兄長間諜事件所累，被周遭視為「非國民」。秀樹在文壇的活動以大眾文學評論為主，在歷史評論、漫畫論方面也極為活躍，歷任日本筆會會長、日本文藝家協會理事等。而其對於殖民地文學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研究成果《近代文學的傷痕》，則成為早期殖民地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。

總之，自1901年來臺，直到1946年才隨著日本戰敗而返日的尾崎秀真，居臺40餘年，在文學、歷史學、考古學等方面皆受到當局倚重，是日治時期代表性的文化人之一。☞